

抗战老照片可属冀中回民支队？

献县文史爱好者考证结果受关注

本报记者 杨静然

59岁的高良喜是献县人，他热爱红色文化，更对冀中回民支队的历史情有独钟，多年来阅读了许多历史资料。几年前，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无论是书刊还是纪念馆，在介绍展示抗战期间的冀中回民支队时，常常把这张照片作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的代表性照片，还标注为：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进行刺杀训练。打开网络浏览器，搜索‘冀中回民支队’，这张照片更是随处可见。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

是好奇，也是热爱，一张老照片引发了高良喜的思索与考证。



高良喜推测，这张照片应该不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

存疑：服装、背景与历史不符

这是一张抗战时期的老照片。照片上的战士们包着头巾、手拿大枪，排列整齐，似乎正在训练。

通过研究，高良喜对照片中的几个细节存疑。一是服装方面，1938年4月至5月，冀中区党政军机构成立。随后，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7月，改称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即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

“正规编制的八路军野战部队，干部及战士都着统一配发的八路军制式服装。而这张照片的青年战士，穿戴的是普通百姓服装，这应该是抗战时期的地方武装队伍。”他说，根据上世纪冀中地区老百姓的着装特征，滏阳河、子牙河以西的平原及山区，成年男子大多有头上扎白毛巾的习惯，既能保暖，又能擦汗，扎在头上出行或劳作，携带使用都很方便。这种头饰在上世纪冀中农村地区比较常见。

再看这张照片的背景。战士背后是一座典型的清真寺建筑，屋檐下的横梁上，从右往左有“追悼马”3个大字。高良喜推测，这应该是1944年2月7日马本斋逝世后，某地为他举行悼念活动的场景。从时间推算，这时的冀中回民支队已跟随杨得志司令从冀鲁豫地区转战到陕北延安。

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这可能就是照片后来被‘以讹传讹’的出处，许多研究者、媒体都误以为照片中的就是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以至于很多关于冀中回民支队的文章、资料都以此图配文。”他说。高良喜对照片的拍摄者也进行了了解。画册中3张照片的摄影者均为流萤。流萤是邯郸人，1922年出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129师先遣队，任宣传员，1938年到抗大学习，1939年分配到冀中军区部队，历任排长、团宣传队长、文化教员。1940年，参加冀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学习，毕业后到冀中七分区政治部从事专职摄影。1944年冬，他调冀中军区任摄影科长。

“从流萤的经历看，抗战期间，他主要在冀中七分区工作，没有到冀中回民支队任职。由此来看，流萤拍摄的这张照片也应是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高良喜说。

那么，作为一支驰骋冀中的野战部队，冀中回民支队有没有留下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像呢？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摄影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1939年9月，石少华以摄影记者身份从延安到晋察冀抗战一线采访，被爱好摄影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一眼看中，把石少华调入冀中军区开辟摄影工作。在吕正操的大

力支持下，石少华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两年时间里，连续开办了4期摄影训练班，培养出100多名摄影干部，为冀中摄影工作的开展和晋察冀摄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张照片，离不开照相机、胶片、照相纸、冲洗药品等设备材料，其中照相机和胶片是成像最关键的因素，但那时照相机的数量屈指可数。随着根据地摄影培训活动的持续开展，摄影队伍也逐渐发展起来，最初的几台照相机根本不够使用。1941年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照相机和几个胶卷，器材的缺乏使得摄影组采用换人不换机的工作方式，尽可能地完成拍摄任务。另外，拍摄完还需要在暗室冲洗胶卷，放大扩印，十分繁琐。”高良喜说。他还说，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为各军分区培养了上百名摄影人才，但到了各分区及部队，大多是有人没器材。1941年5月中旬，魏福凯在参加了冀中军区“五四”青年节全军运动大会的摄影活动后，由冀中军区政治部调冀中回民支队开展摄影工作。当时，支队摄影机和各种器材一无所有，需要等到有合适的机会，通过敌工关系到敌占区去购买。在等待器材期间，魏福凯就协助宣传科搞文字宣教工作。1941年秋，田瑞章从冀中军区第三期摄影训练班结业，分配到回民支队政治部任摄影干事，魏福凯和田瑞章共同拍摄了一些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学习、操练的照片，回民支队在武强、饶阳一带冬训时进行了展出，受到全体指战员的欢迎。然而，1942

探究：照片背后那段红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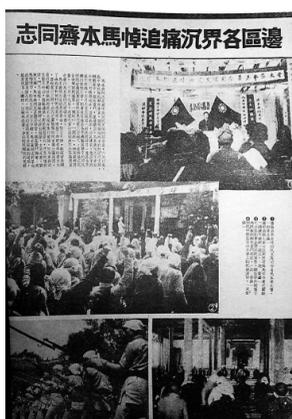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铁别子”，捧遍华北无对手，传艺于济南。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艺的拳师，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铁别子”，捧遍华北无对手，传艺于济南。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艺的拳师，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铁别子”，捧遍华北无对手，传艺于济南。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艺的拳师，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铁别子”，捧遍华北无对手，传艺于济南。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艺的拳师，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主席。王振山擅长摔跤，绰号“铁别子”，捧遍华北无对手，传艺于济南。吉祥胡同的胡万通，精通拳脚，为人豁达，与各门派关系密切。新任县长想看武术，大都由胡万通组织。胡万通靠卖烧牛肉、烧羊肉养家。炖肉时放各种作料，老汤文火，一炖就是大半天，半条街都能闻见香气。学生们就是嗅着胡家的烧肉气息往返学校的，回了家央求父母要点零钱，拎着盆子去买肉汤，回来炒菜吃，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曙光胡同原来叫仁义胡同。胡同北头的李八爷精通六合拳法，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打败外国来华炫耀武艺的拳师，为国家与人民博得荣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



年，日寇对冀中地区进行“五一”大扫荡，6月2日，冀中回民支队在阜城县高纪庄与上万敌人遭遇，司令员马本斋率队突围。敌人的一颗炮弹在政治部宣传队中爆炸，魏福凯受伤被土掩埋，田瑞章等多人壮烈牺牲，当时田瑞章所带的照相器材及摄影资料全部炸毁丢失……

掌握的史料越来越多，也不断与学者、历史研究者切磋交流，高良喜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验证。他将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文，发表于《党史博采》，引起了党史研究人员的强烈反响。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条件所限，马本斋和冀中回民支队留下的抗战时期的影像资料少之又少，这对一支英雄的部队和后人来说，确实十分遗憾。但我们依然要秉承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来面对过去。”他说。

房，是供销合作社，出售文具、食品、布匹等生活用品，弥漫着俗世烟火的气息。合作社负责人姓关，他个头不高，略胖，为人和善，和大人孩子都谈得来。合作社东面不远的白家油坊，阵阵香气随风飘到街上。

义和街和百姓质朴、勤劳、善良。他们贩卖粮食、运送货物、开店铺经商，也有书香传世之家。更多的人家务农之余做勤行，蒸包子、打烧饼、磨豆腐……去城里、运河码头、火车站卖。无论做什么都尽心尽力，虽是小本生意，细水长流，家里总有进项。大家姓氏不同，行业各异，聚拢于义和街，“义字当先，贵在人和”是公认的处世原则。

近百年的时光穿梭而过，义和街已与兴华街并称义和路，早已变了模样。北面的护城河修了宽阔的解放东路，车流不断。坑塘上建起楼房、市场。大石桥湮没在时光深处，遗址东头的人家在门口种了果树，红的山楂、黄的柿子，为老街平添几分生机。老街淡去喧嚣，变得宁静，如饱经沧桑的老人欣逢新时代，内心欢喜，波澜不惊。

“书”赢人生

彭明凯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韵味长。古今中外，浓缩于尺牍；千山万水，聚汇于卷帙。一卷在手，可穿越时空，尽情沐浴先贤惠泽；可遨游天下，恣意领略世界美景。读书，胜于品美酒佳肴，令人回味无穷、让人流连忘返。

今生能与书结缘，乃我人生之大幸。早年当学生时，因为家穷，知道农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好好读书，便成了我唯一的志向。因学习成绩好，我便被亲朋们誉为“是块读书的料”。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教书，知道学生中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家孩子，因此好好教书，又成了我的心愿。要把书教好，光读课本和教参远远不够，教书之余我继续读书。作为语文老师，无论古今、中外的，也无论过去读过没读过的，但凡与语言文学有关的书，我都四处搜罗。茶余饭后，夜深人静，当人们欢聚酒桌时，我却手捧书卷，纵情享受着读书的乐趣。久而久之，我便有了一种奇妙的发现：每逢遭遇烦恼烦闷时，只要我打开心爱的书籍，闻着那淡淡的油墨清香，心头块垒便不知不觉消解了。

只是早年身居乡下，没有书店和图书馆，可供阅读的书十分有限。为了满足读书之欲，我几乎每个周末往县城跑一次，每进一趟城都要抱回一摞书，日积月累，那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除了一床一桌一椅外，全都是书，少说也有几千册。

书读得多了，手也开始“痒”了。于是，教书读书之余我也试着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身边的故事以及我的感受。没想到，几年过去，竟有了收获，自己写的书摆上了县城新华书店的货架，我也因此被调进城从事写作的工作。

古人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城里条件好多了，图书馆就在单位旁边，自家存书读完了，我又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即便如此，只要上街，路过书店门口，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一头钻进去，而且每次都都不甘心手出来。

买书不是为了收藏，是为了阅读。大半生的读书生涯，让我深深感受到，人生能与书结缘，何其幸哉！把读书作为生活的常态，生命最美好的习惯。书伴左右，或信手闲翻，或倾心细读，或一笑看过，或反复品赏，芬芳盈口，满心余香，所得都是生命的真意趣、大滋味。

与书耳鬓厮磨了大半生，虽然阅读的境界尚浅，但读书的情结历久弥新。我始终认为，只要一天天在书香中浸染，生命必定会变得愈加醇厚深邃，灵魂也能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韵。那如兰的的芬芳，就是读书人留存于世间最美的痕迹。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各种快餐式、碎片化为特征的“浅阅读”盛行起来，让许多有识之士感到忧虑。读书，就个人而言，当为开阔眼界、充实自我、明辨真理、培养能力；读书，于社会而言，则决定着—个民族思维的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和民族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过分热衷或仅止于“浅阅读”，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为此，我们倡导全民阅读，就是真诚希望，人们工作生活之余，能与书相伴、多与书为友，永存一颗诗意盎然的心，永葆一份奋发不止的生命激情。

请相信，坚持不懈地读书，定能成就精彩之人生。

“泊头桑榭”杯·全民读书大赛

征文邮箱: 857171805@qq.com
电话: 0317-3155702
微博: 魏福凯 @163.com
电话: 15131760069

正确面对“放开焦虑” 戴好“心理口罩”

本报讯（记者）疫情防控放开后，身边“阳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心理上或轻或重地产生了恐慌和焦虑。近段时期，沧州安定医院“防疫心理咨询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行动，做好科普宣传，提供24小时心理热线服务，以期帮助个体和家庭调整不良心理状态。

“现在门都不敢出，感觉身边都是‘阳人’。”“同事们大都阳了，一到单位我就感觉透不过气来，身体仿佛在发烧。”“自己阳没事，万一老人阳了，那该怎么办？”……据安定医院心理科主任刘燕超介绍，防控放开后这两天，每天她们都会接到不少这样的咨询电话。原因是，许多人每天都会不自觉地去看相关的各种消息，不停地累积负面的心理和情绪，而这些负面的东西一旦超过人本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就会间接导致各种心理异常出现。

她提醒说，要想克服“放开焦虑”，首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面对可能感染的未知风险，人们产生的任何情绪，都是正常的。不要害怕，不要自责。只要这些情绪不影响正常生活，就不用太在意。但如果这些担忧不断困扰着你，甚至让你吃不好睡不着，那就要注意了。首先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继续提高防控意识，减少社交，尽量不要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在外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主动了解治疗新冠的基础健康知识，比如要知道买什么药有效果，别盲目囤药，不要把多种消炎退烧药叠加一起吃，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减少不必要的信息输入。比如少看各种微信群、朋友圈、社交媒体等未经证实的谣言和负面新闻，不信谣不传谣，避免徒增焦虑。增强心理弹性，提高自身的复原力。还要规律生活，好好吃饭，规律睡眠、运动起来，提高免疫力。当你情绪特别低落，靠自己或身边的亲友都难以缓解时，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拨打心理咨询热线，或到专业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机构等寻求专业心理支持。

安定医院心理援助热线: 16632715701 2011230

地名里的故事

义和街上 武韵流淌

白世国

义和街是老沧州遗留至今为数不多的一条老街，旧的底蕴在传承，新的文化在流淌。老义和街人依稀记得街巷里的那些事。

义和街在阜民门东南，原名青龙街，西起大石桥，东至芦苇坑、小东庄，长约350米。它南面不远有个方圆数十亩的坑塘。芦苇、青蒲茂密，水鸟啼鸣，多有摇橹捕鱼者。雨季，潺潺流水北来经大石桥汇入护城河。

义和街能并行两辆马车，是东南乡进城的要道，人流熙攘。街上有茶馆供人们歇脚、聊天。又连接德兴、庆余、万顺、祥顺等20多条胡同，大都是低矮的土坯院落，也有青砖瓦舍的富裕人家。

朴实的民风温暖的人情在街巷里缓缓流淌。哪家建房搭屋、婚丧嫁娶，大家都去搭把手。街巷里有接济贫弱的传统，自己有口吃的就不让同胞饿着。

有户戴姓人家住四合院，有雕花走廊，他家把南厢房腾出来专门给跛寡孤独者居住。

民国三年（1914年），人们在大石桥西侧的寺内成立高等小学。古寺大门朝南，门楼飞檐高耸，青砖灰瓦，格外气派。门前有九级青石台阶，台阶两侧是宽厚的石栏。孩子们跑到最上层的台阶，骑着光滑湿润的石栏溜下来，乐此不疲。男孩子还常去爬城墙或者去城里大营玩耍。

后来有个叫张杰的学生受地下党的影响，年仅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张杰担任津南特委委员与驻沧特派员，以古寺为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马本斋晚年以卖锅饼谋生。他在城里大集买了袋粮食，等做台阶，骑着光滑湿润的石栏溜下来，乐此不疲。男孩子还常去爬城墙或者去城里大营玩耍。

后来有个叫张杰的学生受地下党的影响，年仅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张杰担任津南特委委员与驻沧特派员，以古寺为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后来有个叫张杰的学生受地下党的影响，年仅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小毕业后，张杰担任津南特委委员与驻沧特派员，以古寺为掩护做了大量革命工作。